

THE SCALPEL, THE SWORD (The Story of Dr.  (honne)

# 諾爾曼·白求恩

外科解剖刀就是劍

(美國) 泰德·阿蘭 塞德奈·戈登合著 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



# 諾 爾 曼 · 白 求 恩

——外科解剖刀就是劍

## THE SCALPEL, THE SWORD

(The Story of Dr. Norman Bethune)

泰 德 · 阿 蘭 合 著  
塞 德 奈 · 戈 登

香港南粵出版社出版



## 出 版 說 明

本書是加拿大名醫、偉大的國際主義者諾爾曼·白求恩(Dr. Norman Bethune)的傳記。全書共分四部。第一部主要介紹白求恩的家庭背景、早年教育、在歐洲學醫、在美國開業等等經過情形，一直到他自己患肺病得救為止(1890—1927)。第二部講述他堅決與結核病鬥爭和在結核病治療方法上得到空前成就的經過(1929—1936)。第三部敘述他參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的經過(1936—1937)。第四部是他在中國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經過(1938—1939)。

諾爾曼·白求恩

泰德·阿蘭合著  
塞德余·戈登著

出版：南 粵 出版 版 社

香港北角馬寶道六十六號二樓

印刷：大千印刷公司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七六年五月第二次印刷

定價港幣十元

## 前言

這本傳記所根據的材料是在歷時十一年的調查研究過程中搜集的，這個研究工作遍歷了白求恩大夫的一生：從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城，經過加拿大大多數的城市，美國的主要城市，到英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奧地利、瑞士、蘇聯，最後到中國。我們兩人都得去了解白求恩的加拿大背景，西班牙戰爭（1936—1939）的起因，現代中國的演變發展，那些世界大事——曾經幫助形成白求恩的一生的，同時也是他曾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對它們起反應的大事——的廣泛的交互作用。雖然白求恩起初是作爲一個胸外科醫師得到國際聲譽的，但他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也是一個畫家、詩人、軍人、批評家、教師、演說家、發明家、醫學著作家兼理論家。他曾生活在許多境界裏，有過許多種經歷，與許多人發生過關係，而且成爲當代若干重大事件的先驅。

我們兩個人中間，泰德·阿蘭與白求恩相知甚深，並且曾在西班牙戰爭中與他共嘗艱苦。塞德奈·戈登僅曾在蒙特利爾與他偶然相識，但直到他逝世爲止始終密切注意他的事業的發展。因此我們很幸運能够兼有一個知己的主觀的眼光，和一個觀察者的公平的客觀精神。我們自始至終可以說是從「內部」和「外部」兩方面了解白求恩。

他留下來很多生動的回憶錄、日記、書信、以及其他的遺著，因此對本書的風格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且對我們的工作有了莫大的幫助。一般說來，我們避免用註解，因為我們在寫書中的敘述、談話和事件查明出處的時候，發現我們的腳註多得幾乎可以構成另外一本書了！因此，凡是沒有註明出處的地方，我們希望讀者了解：書中所有的談話有的是由我們兩人中的一個親自聽見的，有的是從白求恩的書信中摘錄的，有的是由他的密友回憶起來的。在書中，我們往往提到白求恩的思想，他的內心的感情。在每一處，我們都根據他自己的話改寫，或是從他的書信和日記裏直接引用原文，或是引用他對本書作者或某一個友人所說的話。

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在遠離他的故鄉的許多國土上是一個英雄。五億中國人民，亞洲其他地區的廣大人民羣衆，抵抗法西斯主義對民主西班牙的第一次攻擊的老戰士，南、北美洲和歐洲的醫生，那些已經知道他的功績的人們，都歌頌他的名字。他的一生跨過了全世界。他把他的才能慷慨地獻給了所有的人。他是為國際主義的事業而犧牲的。作為加拿大同胞，我們因為能向全世界報導他的故事而感到驕傲。

作者 一九五二年於多倫多

## 目次

|                 |     |
|-----------------|-----|
| 前言              | 一   |
| 第一部：死與生         | 一   |
| 第二部：敵人——肺結核     | 吾   |
| 第三部：敵人——法西斯主義   | 一四二 |
| 第四部：敵人——製造創傷的人們 | 二九  |
| 尾聲              | 四〇八 |

第一部 死與生





他們沿着彎彎曲曲的小路把他從山裏送了出來，那些小路是敵人所不敢插腳，那些小路馬也只能跟着人才會走。

他們把他抬在一副載傷員的担架上。起先他曾生氣地搖搖頭，讓担架員走開，跨上了他的棕紅色的馬，搭拉着左臂坐在鞍子上。但是他們從摩天嶺走了沒有多少里路，他就昏迷過去了。他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給抬在一副担架上，隨担架員的動作而有節奏地移動着，他只轉轉眼睛望着他們，沒有表示反對。

他們一隊沉默而頑強的人和騾馬，在河北西部山地的荒原上爬上爬下地走了一天一夜。白天，十一月的太陽像一隻孤另另的大眼睛，蒙着一層眼淚，透過密雲的愁眉凝視着他們。夜晚，星星低垂在懸崖的上空，彷彿使他們感到一種冷清清的溫暖，給他們照路。不分白天黑夜，他們似乎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碰到天空。背後仍然回響着像遠處雷聲似的炮聲，他們踏着塵土向前行進，經

過像銀色小湖似的、展開在凹地上的濃霧，經過從陡峭的岩石中闢出的小路，和寸步難行的荒野的叢林。然後他們走出了崇山，於是矮胖的董翻譯，這時騎在棕紅色的馬上領隊，舉起了手。他們站住了，凝視着下面廣闊的山谷。方說：

「那兒就是黃石村了，」他指着下面說，接着他們便開始下山。

他們在山腰上轉來轉去向下走了一個鐘頭，終於可以清楚地看見黃石村棕紅的房屋和很小的身影從田裏跑回村子。他們到達山谷的時候，已經有一羣人聚集在村子的北口了，他們快到村子的時候，一陣興高采烈的歡呼響徹了山谷。

「白求恩！白求恩！」

在村邊，人們異口同聲歌唱似的喊這個名字，喜笑顏開地搖着手。但是當棕紅色的馬到達村口、隊伍進村的時候，歡呼聲從他們嘴唇上消失了。他們滿臉不安地望着方——他身子向前地坐在馬鞍上，垂頭喪氣，眼睛裏充滿了苦痛和無可奈何的神情。他們走開了讓方過去，在他們自己當中噤咕起來。白求恩在哪兒？為什麼隊伍這樣沉默地走進村子？為什麼担架員走路的時候眼睛盯着地上？然後他們看着担架慢慢地進入村子，他們由於痛苦和驚愕都變得愁眉苦臉了。

董勒住馬，隊伍停了下來，担架員蹲下去小心翼翼地担架放到地上，低着頭，彷彿他們感到把他這樣抬回來是他們的過失似的。

村裏的人慢慢聚集在担架周圍。是的，是白求恩，外國人，白求恩。兩星期以前，他剛剛像一陣旋風似地經過村子，揚着雪白的頭，領着隊伍向山中疾馳而去。兩星期以前，他剛剛出發到前方去，而現在他躺在他們面前，頭向後仰，眼睛閉着，鬍子朝天。他們沉默地看着，摸不着頭

腦。是的，是白求恩，但是這事怎麼可能呢——他竟會像死人一樣躺在這兒？在所有解放地區，他曾創造了許多奇蹟。他的面貌照亮了山西的村莊。他像一道光穿過了中原，穿過了河北和陝西。甚至在淪陷區他還捉弄過侵略者。他的名字對敵人像一把劍。這事可能嗎？

他們朝董看看，想得到一個平安無事的表示，接着又回頭瞧着白求恩。在他所創造的奇蹟當中，他一定還給自己留下一個吧，過一會兒他一定會站起來，筆挺的，像烈火一樣地威嚴；白髮高聳，伸出胳膊來教大家放心，綠色的眼睛像往常一樣地微笑。但是就在他們望着的時候，他突然痛苦地扭動了一下，把毯子從身上扯開了，於是他們看到了綳帶，和一塊一直腫到肩膀上、顏色變得可怕的、腫脹的肌肉。

他們啊呀一聲向後退開，孩子們抱着大人的腿，担架員也畏縮地退了一步。

白求恩睜開了眼睛，彷彿從沉睡中醒來，撐着一隻胳膊肘抬起身來，四下裏看看，找到了董。他用只有董聽得懂的外國話講了幾句，又疲憊地倒了下去。

董下了馬，面對着村裏的人。「我們一定得在這兒停留，」他沉重地說。「我們從前方來，一天一夜沒停過。他不能再走了。他一定得休息一番才能度過這場大病。」

一個年長的人走了出來，到担架前面用河北的傳統規矩恭敬地請了個安。「起先我們以為也許是敵人從山裏出來，把我們急壞了，」他說。「後來認出了棕紅色的馬和担架員，我們就高興極了。現在我們非常難過……就是敵人來啦，就是『堅壁清野』，就是我們的家道會兒都燒成了灰燼，我們的家人都分散在山裏，也比您這樣病着回來強得多」。

白求恩轉過頭來，迷迷糊糊地伸出了手。

「我們一定得有一個合適的地方，」董說，「一直等到我們能再移動他的時候。」

那個老人站了起來。「至于地主家。他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了。」

他們跟着担架到了于家院子裏，在外面等着，同時孩子們瞅着大人，從父母臉上的表情，他們敏銳地感覺到現在籠罩在這山谷、河北的叢山、以及全中國廣大的國土的威脅，他們懂得這個可怕的威脅遠比曾在村子裏投下陰影的敵人還可怕，而感覺到驚愕……

下午又驚動了一次。這次是一個通訊員從軍區司令部翻山越嶺趕到這兒來。前一天司令部收到前方打去的無線電報之後，他就得到聶司令員本人的命令馬上出發。這消息使得大家大為震驚，立刻就轉到延安去給毛澤東了。聶司令員得到延安來的急電，命令他隨時向朱德和毛澤東報告病情，並且要不惜任何代價設法把白求恩送到軍區司令部。通訊員雖然因為趕了路又累又餓，却没有心腸吃東西。「白求恩病着，在五台山和延安他們都在等着消息，」他說。「如果有什麼差錯，你們知道我們的人會說什麼嗎？而你們還讓我吃飯？我馬上要見他。」

方把聶的代表帶進了房子裏去，他想安慰白求恩一下，讓他知道不但在這兒，在于家的炕旁邊，不但在黃石村，不但在摩天嶺、在那個人們曾看着他抱病離開的地方，而且在整個晉察冀邊區，所有的人都關注着他的病況。

村裏的人等候着消息，但是好幾個鐘頭過去了，那兩個人還沒從房子裏出來，他們就悄悄地走開了。男人回到田地裏去做活，常常轉過身來，把手放在眼睛上面擋住陽光，心事重重地看着村子，婦女從她們可憐的食物貯藏室裏拿出小雞、小米煎餅、雞蛋、蔬菜，用籃子盛着放在于家門口。孩子們在村裏唯一的、凸凸凹凹的街上遊戲的時候，互相警告不許嚷嚷。小鬼邵躡手躡脚

地走到白求恩的房間門口，再也不肯走開，並且問所有進出的人：「明天他好得能離開這兒嗎？我給他拿點兒吃的來好嗎？我可以問問他不想吃東西嗎？」

方整夜待在那個房間裏。清早出來的時候，他的長臉上帶着一副煩亂的神情，急急忙忙跑出了村子。董在村口外面找到了他，看見他坐在一塊石頭上，默默地盯着遠方出神。董一聲不響地在他旁邊蹲下，用一根樹枝在地上浮土裏畫來畫去。太陽這時還隱藏在山背後。從村裏隱隱約約傳來日常活動開始的聲音。

「他現在怎麼樣？」董沒抬頭，問了這個問題。

方用手蒙着臉。「起先我因為能來照料我們老師，心裏非常高興。現在我沉痛極了。他的病很重，可是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他抬起頭來。「我們怎麼去報告聶司令員和毛主席呢？」

「他管我叫做他的『化身』，」董說，「現在我彷彿也在死去。我們一定得回到他那兒去。我們決不能讓他死。」

董在院子裏找到一條粗板橈，放在白求恩的房間窗戶底下，開始守夜。

夜晚來了。一個人影溜進了院子。「白求恩是在這屋子裏躺着嗎？」兩個人的聲音悄悄地問道。「是的。」董掉過頭來，看到一個穿着游擊隊藍布棉制服的年青人。

「我們是人民自衛隊的隊伍，」那戰士說。「我們路過這兒上摩天嶺去。在村子裏我們聽到了這沉痛的消息。爲了白求恩，我們抱定自我犧牲的決心。我們部隊全體保證：到前方以後，我們願意接受任何任務，給別人樹立榜樣——決心自我犧牲到底。……請你告訴白求恩好嗎？」

「好，」董說。「我一定告訴他。」

這個戰士敬了個禮，隨即在黑夜中沉默地走開了。接着方走來在董旁邊坐下問道：「他叫過人嗎？」

「沒有，」董說。「他安靜地躺着哩。起來過一次，到桌子前面坐着寫東西……」

「真奇怪，他會還有氣力爬起來，到桌子前面坐着。」方坐在那兒思索起來，望着殷紅的炕火照耀着的房間。「他現在會寫什麼呢？我不知道他心裏想些什麼？」

「也許想他所記得的痛苦事情，」董說。「今天晚上星星很多，正像他往常喜歡的夜晚一樣，而我曾聽他講過像星星一樣多的無數往事。在山裏，夜晚的天空看起來像寺院裏嵌金的天花板的時候，他往往對我說：『我的化身，這些河北的夜晚就像我小時候在祖國所看到的夜晚一樣……』總是他的化身。……剛才有一個戰士在這兒……從一個過路部隊來的。爲了白求恩，他們抱着自我犧牲的決心出發了。所以他們也是他的化身。……」

「我——你——他們……進去吧……我們決不能再離開他了……」

董哭了起來，靜靜地，絲毫不感覺得難爲情。「我一會兒就進來……原諒我軟弱的眼淚。好在我所有的眼淚不久就會流乾的。死對於他比所有我見過的人更痛苦。如果他死掉，他將是第二次死了。可是他不過四十九歲。你明白嗎？人都要死的——好多我們自己人都死了——但是我們大家只有一個生命和一次死亡，而他却有過許多個生命，這是他的第二次死。你知道嗎？——這是他第二次死了，全中國的眼淚也不够哀悼他的第二次死亡……」

方沉重地站了起來。「全中國的眼淚也不够，」他說。「董同志，全世界的眼淚也不够哀悼他……」

## 二

美國底特律——一九二六年……

他三十六歲，而從他的症狀看來，他已離死不遠了。

他躺在床上，仔細地沉思一生怎麼開始，而現在就要結束了。

他想歷史上連他的名字都不會提起。他不知道就在一九二六年歷史已經在引導偉大的國家和無名的人們走到戰爭、暴動、屠殺、和英雄行徑。他也不知道他還要再嚐一次死亡的苦味；他不知道有一天四分之一的人類會用「白求恩」這個名字來歌頌他；他更不知道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山野裏，一個姓董的人會守護着他，會想起這一次、他的第一次「死」。

有那麼一天他自己會寫下：「並沒有多少人有機會面對死亡，在九死一生當中認識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後又活下去。」但是現在他只知道自己快死了，而他一生的歲月已經都浪費掉了。他跟自己說他一點兒也不在乎。但是他問自己，為什麼會發生了這種事呢？

他窗下大街上的聲音和燈火增加了底特律長夜的淒涼，他在床上翻來覆去，時夢時醒，痛苦

不堪，檢查他雜亂無章的一生，咬緊牙關不許自哀自憐，不斷地探索他失敗的原因，把並這個探索當作自己唯一有意義的遺囑。

○他記起了許多面貌、城市、傷心的事、虛榮的事。他記起了家、大戰、放浪形骸的生活、荒唐的游蕩和過度的興奮、工作、手摸着黏泥和人體時的快感、霉爛了的愛情、難堪的想念、狂亂、絕望。在叫做「生活」的曠野裏，他是在什麼地方迷了路？並且爲什麼迷了路？



### 三

牧師住宅、木頭造的教堂、他喜歡在裏面游泳的那些湖、他曾追趕蝴蝶的那些小山——這些都是他的出生地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城和他的童年的一部份。

他全記得這些，以及關於十六世紀中葉從法國北部遷移到蘇格蘭的白求恩族的那些傳說。他們是法國的雨格諾<sup>①</sup>教徒——早在三百年前他們就不是同流合污的俗人，他想起這件事來往往暗中得意。以後兩世紀當中，他們給蘇格蘭添了許多醫生、教師、和牧師，其中有幾個做了斯凱島<sup>②</sup>爵主的世襲醫師。後來，在十八世紀，他們遷移到加拿大去，在那兒白求恩族出了一個美國國教的主教，他是多少代長老會教徒以後的第一個國教徒。白求恩族的另外一個人做了麥吉爾大學校長。還有一個，就是諾爾曼的祖父，行起醫來，成為多倫多傑出的外科醫生。

他記得關於他祖父的許多故事——他的激烈的見解、不同流俗的言行、和對科學的愛好——以及這些事曾如何成為他童年嚮往的目標。他尤其記得他那熱愛語言文字的父親，又溫柔又嚴厲

① 雨格諾 (Huguenots)：十六、七世紀的法國新教徒  
② 斯凱 (Skye)：蘇格蘭西北海面的小島。